

水田黶

熨斗在軍綠工作褲上噗噗作響，明明沒灑水，但光依靠織物內糾結的濕氣，氤氳水氣便泉湧般撲面而上。衣物纖維裡彷彿埋設了一座水庫，熨斗停在衣物上像水庫洩洪般，水氣聲響滾滾大作，轟然如萬馬奔騰。每次從銀亮鋁鋼衣櫃取下衣物，不時會發現衣物上錯落澱積著白繭般的漬膜。由於濕氣，所以手捧衣服時往往感覺沈了些。有時趕時間，重洗晾乾費時，每每順手抄了熨斗，一方面祛除衣服內濕氣，另一方面熨衣服。

初搬來此，總以為衣服會這樣是不是在搬家過程中，自己於不注意間，不慎在成堆衣服上打翻水瓶的緣故。久之，衣服反反覆覆洗過晾過一輪後，問題依舊沒有解決。有一天，我左思右量往陽台下一望，才知道因為家住水田旁，而這已是我搬入這嘉南平原五層樓房兩個多禮拜的事了。

當初看房子時沿襲了自我對空間的品好，挑了這間有臨景陽台落地窗的房間。或許略遠處那荷蘭穀倉風車太吸引目光，我居然現在才發現層層水田綿延至騎樓足下。騎樓後門門台加溝通左鄰右舍的走道，寬才八九十公分，然而外圍於咫尺間接上的便是聯絡左右鄰田的溝渠。打開門就是潺潺水道，所以迎向你的不是那堅實的石磚柏油路面，而是汪汪水田，佇足其前，仿如置身水都威尼斯。

水田總注滿水，島南暖風吹擾出陣陣輕顫的微波，彷彿是一片交錯回映的靈光，護養著水面下的星星綠秧。平原闊廣，日間海風帶來的暖濕空氣，在晴朗的夜間天空中發生輻射冷卻，使水氣與地氣易於氤氳流動。平原水田以霧氣濕氣形式，以平緩、波浪的風格，透明著又無所不在著，與我於二樓房間共處。在日與夜，在睡與醒間，稻田大地的訊息在我肺腑呼吸中反覆循環。

然而，每當獨佇後門門台，隻身迎向百頃稻田時，真正動人心弦的還是那澎湃稻浪，而不是水波。迎風，我看風入林而稻穗交擊，大塊金黃、翠綠顏色潑墨般灑向我。大地，原來是可以流動的。

然而，無論金黃稻穗如何波濤洶湧，急急向遠方鋪蓋而去，又急急向我席捲而回，走下台蹲在田壟溝壑定睛細看，其實稻浪其下的莖根一直牢牢抓著大地。飽滿可愛的稻穗比我們更著迷於想像遠方海洋的潮汐來去，他們不只在心理描繪波浪，還用全副的身體去想像去落實。

跨過溝渠，晚霞晦明間我漫步田埂。在貫列翻疊的粒粒稻浪間遊走，稻浪的形物、顏色、聲響四向襲來。阡陌大地對我而言不只是流動的，甚至在生死循環中萬千生化。生命往而逝，返而來。這迴盪周旋之間，不變的就是生命，就是這生死往復的循環。

記得初搬入此新租賃的二樓房間，由於房子已有屋齡，因此地上不免塵埃。然而幾趟掃帚拖把來去，不過幾時白瓷磚地板又沾惹塵灰。地塵掃之不盡，我總以為莫過又是因為住在水田旁土灰飄送所致。加之以夏季平原蟲蚋四起已是常識，因此我總闔上房間內的落地窗與紗門，略開細縫以為空氣流通。

不過某次白日事忙，我晚上才洗衣，不得不至陽台晾衣服。打開落地窗，才發現隔著落地窗，不知名蟲蚋緊貼著玻璃喧囂亂舞，天生的向光性使牠們亟欲飛入房間中。由於其形渺小如塵，比紗門網眼還細。因此落地窗方啓，塵蟲便成群竄入，紗門根本隔攔不住。也不知是室內外溫差或空氣質地溼度有別的緣故，塵蟲簇湧入房間後卻旋即死去。

軀爲塵，塵竟屍，天地間人一己形骸亦不過滄海一粟。鮭魚本能地逆越激流瀑布，回鄉產卵，成就其另一形式的生。然而，塵蟲的生命本能竟是將自己導向悲劇，在完成自身命運的同時，也完成一場死局。我斗室內執帚掃動猝死塵蟲，不免感慨自問什麼是我的命運？什麼又是我的不朽？恰似飛蛾撲火的塵蟲沐浴在自己求索的光中死去，頃刻成灰成堆，天地飄散，這是緊隨著水田稻作節氣發展出的生死課題。

霧氣自由流動，我的家屋儘管牆壁柱樑俱全，但卻不是獨立於天地之間的封閉城堡。在水田邊，房子不只以窗門呼吸，而是以全身結構在呼吸，有時我甚至覺得它根本就是把自己就當作一個肺在呼吸。於是使得我的房間早成爲天地萬化生命現場的一部份，霧氣以及一切生命訊息自水田不斷地延伸，不斷地滲透。讓我於此在中體會生，也於此在中體會死與痛。

年初我遙看鳳梨田裡農夫橫過阡陌，相伴巡田的小狗遊戲尾隨。我喜愛看小狗鹿躍般蹦過青澀鳳梨初冒的葉梗，迅捷騰空又重回犁鬆的土壤。小狗確實應該要把握這段時間盡情跳躍，因爲不多時鳳梨那劍拔弩張的梗葉就將如泉湧般怒放，小狗再如何能跳，終不能如羚羊般飛躍而過，而小狗柔軟的肚腹又怎能承受那鳳梨葉割劃呢？同時，倏忽而逝的時間也會在小狗骨骼肉身裡遺留下重量。不過幾年，牠可能也只能蹲踞在田埂邊，看老農夫如何舉步維艱了。

在這天地循環間，不會因爲我住居二樓遙觀水田，那些生命轉折生滅過程中的痛楚與勞頓就得以輕減。稻田收成後，五個月一期的稻田已然地力困乏。農夫刈稻結束後，便就地焚燒稻草充作鉀肥，然後開啓溝渠閘門，放田水中和土地酸鹼值以培地力，並避免稻草灰飛走。

一開始我也不知道這些事，只不過有次傍晚下班騎機車回家，在田外道路遙遙看到自己住的樓房冒起濃煙，著急衝回去奪門而上。打開落地窗才發現原來是陽台下那片田畝在燒，也沒見到周遭里民有救火的意思，想來已成鄉村四季家常的一部份。於是這排外圍街巷內，就只有我在不見天日的煙霧裡，急急掩窗閉戶。那陣子農家們輪替燒田，原本一片齊整的綠田錯落成青黃焦黑各色方塊，一如貼鼻近看印象派畫家的畫作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的身體彷彿也成爲畫布。那陣子我身體皮膚異常紅腫，伸手去抓疹子，沒想到更癢，甚至有在身上蔓延的態勢。我在小鎮遍尋不著皮膚科，只好上藥房。藥師問了我住處，便拿了抗過敏藥與嬰兒油擦劑出來。他說現在正是農夫焚田時候，不少外地來的人都已經陸續來這裡報到過了。我想可能是濃煙微塵裡的毒素積澱我身上，也可能是原本寄居田裡的各種蟲子，因爲大火濃煙四處倉皇縱飛，便在我身上咬齧幾下代替對世界的怒吼。或許我身上崎嶇星佈的猩

紅疹子，就是微物們的音質。微物們死與痛的吶喊，我用整個身體都聽到、體驗到了。寓居水田旁，我發癢疼痛的身體就是微物吶喊最快的回聲。

也是因為緊臨水田，我得以近看自然日夕季轉。天地離開了百科全書、典奧經籍，與我不斷真實說話，與我生命旅途共進。天地從不安靜，只是以他自有的形聲說話，他有他自己的節奏、文法與風格。我們需要以心翻譯，以身體會，才能聽見天地要跟我們說的一字一句。我們聽見天地，天地就不是沈默的。你試著跟人說你聽到的，別人也試著跟你說他所聽到的，天地就不是獨白的。我們一起談天說地，與天地交互對位、合聲，共築天籟。

在廣闊的平原水田，你擁有一道城市沒有的遼闊蒼穹與平敞地平線，因此一切的聲音內在總蘊含著舒緩的基調。白日你在正對落地窗的漾紫繡花沙發上讀書寫字，偶而看貨車緩緩行過地平線，腳踏車更不用說，或許在陽光下他踩的用力，揮汗如雨，但遙從我房間看來，仍如龜步，幾乎定止。有時埋首寫下幾個句子後再仰首，腳踏車仍安在風景那裡。

深冬夜晚，你則看夜行貨車緩緩駛向長夜彼端。車燈筆直燦黃的光束直探遠方，彷彿即使耗盡體內最後一絲絲力量，仍要試圖攪亂這於冬夜霜冷間似已凝結的種種事物。夜行貨車像人間流逝的慧星，只是顯得慢。你總來得及對它許個清楚的願望，甚至躑躅思索一生。在寂靜冬夜裡，你聽見了自己的踱步、心跳，以及唸唸筆聲中自己寫下的話。

初夏暗夜，儘管水田內蛙鳴鼓盪，水面在路燈照耀下銀光閃爍，但那燥熱的氣溫仍令人感到窒悶。窒悶至極處，突然間夜空中閃電靜默散裂宛如蛇信，而略微遲疑的雷聲則隨後虎虎咆哮。暗夜穹頂彷彿一只瓷碗，被奮力擊碎。你夜裡隻身騎車穿越水田平原，起初也為之震顫，頗有末世將屆之感。後來你習慣了，這是水田平原夏夜生活的一部份。你轉換了譬喻，安慰孩子說，那閃電是夏夜眾神銀亮的微笑，雷聲則是他們笑聲。雷鳴與其說是震攝之鳴，不如說是意志之鳴。自崇高夜空中拋落的片瞬明亮，指現了幽幽暗夜中萬物各自的所在，而巨大聲響則於近彼間迴盪，為你觸摸水田平原所有的細節。

我們靜聽天地，但也以磚瓦鋼鐵介入天地。即使閉上眼睛，我也能感覺身旁水田此刻的光影，以及向外延伸的景致。但潛意識裡我似乎意圖排除那林次座落於平原上的高壓電塔，以致於閉目腦海中高壓電塔的姿態，總在遮攔與擁抱間曖昧不定。

在平敞平原上百來公尺高的高壓電塔不容你忽視，夕晚平原各家農村炊煙裊裊直上，略有王維〈使至塞上〉「大漠孤煙直」之趣味。然而煙氣再有形跡，騰空至一定高度也終然消逝於無形。但只見炊煙飄空消散處，高壓電塔交織的鋼架仍歷歷在目，代替炊煙持續拔高直探天際，為我們標示天地間的高度，以及內蘊的崇高張力。

電塔如巨型六手修羅，彼此間以長電纜交互牽引。粗厚的高壓電線在各高壓電塔間接續垂懸，圍成一道道弧形臂彎，彷彿於雲南險灘涉溪緊握著兩岸間釘牢溪索的旅人。不知為何看著這一座座高壓電塔，我總想起浪漫主義畫家哥雅的名

畫「巨人」。畫中在山谷平原的兵燹戰火煙霧間，挺立著一位虬髯巨人背影。虬髯巨人赤裸並舉起拳臂，從其贗張的肌肉可知他是如何地緊握拳頭。哥雅試圖透過這咄咄逼人的巨大身影，象徵 1807 年拿破崙軍隊深入西班牙時，惶惶不安的西班牙人心裡惘惘籠罩的死亡陰影。

現代化的鐵塔彷彿如巨人般座落俯視大地，其實百年以前工業革命啓動後，重要大國時興動員資本人力搭建鐵塔，作為象徵國力的宏觀信物，一如埃及金字塔、羅馬萬神殿。鐵塔這類現代宏觀建築以鋼筋架構編織，代替古代的磚石堆砌，在雄偉中隱隱然含有鐵與血的冷峻，透顯國家機器無容挑戰的權威。

在城市中遊走，高聳拔高於各種建築物的鐵塔成為城市生活中無所不在的事物。也可以說，鐵塔無所不在地在觀看、注視城市芸芸眾生。無所不見的鐵塔是景觀，也使市民成為可被鉅細靡遺反覆窺探的景觀。它既是市民視覺中恆常存在的建築，也將進入市民的精神意識中，修築、塑建市民對國家的感覺結構。

當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藝術家們也看到鐵塔內在結構裡的政治性，但鐵塔改建不易，便從鐵塔相互衍生的系列產物高壓電塔入手。他們提出設計企畫案，商議將高壓電塔單調的矗立姿態改建成各種人形舞姿，試圖透過藝術節制其中國家機器的政治隱喻。

只是在嘉南平原廣袤稻田中矗立的高壓電塔，自然還沒趕上這西方大型公共藝術的革命風潮。雖沒有那欹斜如瑜珈道者般敦煌飛天的姿態，但它的單純與雄偉，使它似乎更像是俯視空曠大地的巨靈。嘉南高壓電塔以鋼骨為臂扛掙電纜，透過傳遞的線路帶來了電，為平原帶來便捷生活。

自山丘平台上，你看入夜後稻浪遁隱於夜色中，而村落各家燈火逐次點起，恍如一片星海。平日一家各自上工、上學的老小都回家了，打開電視圍聚在餐桌吃晚餐。一家人在燙熱茶餚與溫暖湯氣間，摻佐著電視新聞與八點檔劇情，分享每天各自發生的事。而這時，平原裡那節次座落的高壓電塔默默閃爍紅色燈信，在稻浪星海間彷彿如燈塔。

想來百年前劉銘傳在台北石板街道立下電線桿，市民圍聚在電燈前嘖嘖稱奇的熱鬧樣子。當技工們第一次在嘉南平原稻浪間插上生冷的鐵架鋼樑，交錯編織組構成一座座高聳高壓電塔時，篤厚的農夫們是否也揭笠，揚起下巴好奇地眯眼觀看這就在他身邊發生的現代化工程。而在建設高壓電塔的過程中，農夫們是否也發生反對自己農地被徵收的抗議事件？或者對這陌生巨型建築物有著莫名恐懼，隱隱感受到不能抵禦的現代化風潮過程中，於不慎間可能潛在的龐大破壞？

但如今，鄉村人口逐漸稀少老化之時，農夫更依賴農業機具耕種了。似乎已沒有農夫不靠電，僅用鋤頭、扁擔就能完成四季耕種。因此在平原裡走動，你會看到巨大的收割機於稻田、鳳梨田或甘蔗田緩緩劃移，而白鷺鷥、麻雀隨候其側翩翩起落。在那怪手剷具揚起掘下的空檔間，啄食那土壤中新翻出的蟲蚋。有的乾脆就停在機具上，與之相伴相偕。每當遠遠平視水田中那些座落的巨靈，我時常在想，有沒有一種現代與自然相互協調平衡的可能？

新春凌晨未明之際，噴吐油廢氣的插秧機具在水田裡轟轟走動。於田畝行列

轉折時，車頭怒放的燈光旋掃大半泥濘田野，彷彿文明帝國之眼回望這無邊平原，照得我一時目盲，然後又自顧自地向彼方行去。我們的文明是要我們自蒙昧中啓明，還是視而不見？在這將晞而仍微微暗鬱的田畝裡，一切形影皆隨燈火昏然，於濛濛水氣中暈散。而我總不待天明，不自覺地想下樓，在水田黢黢中企圖抓住什麼。